

青年佳作

Qing nian jia zuo

1987年小说选 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青年佳作
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青 年 佳 作
(一九八七年选本)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1.5印张 2插页 251千字
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4,500册 定价4.00元

• 目 次 •

塔铺·····	刘震云	1
黑森林·····	刘西鸿	30
半面阿波罗·····	雷 铎	57
海内天涯·····	李 晓	66
厚土·····	李 锐	91
甜的铁，腥的铁·····	杨咏鸣	105
杀·····	刘 恒	116
北国一片苍茫·····	迟子建	131
红马鞍·····	路 远	149
马嘶·秋诉·····	谢友鄞	171
神滩·····	王春波	188
圣土·····	张 波	209
雾韵·····	陈 明	224
何处无芳草·····	王小鹰	241
安乐四陈·····	陈源斌	267
黑吊钟·····	熊 诚	276

巴人村·····	雁 宁	298
一只爱哭的猫·····	唐 敏	322
马角·····	贾平凹	343



刘震云

塔 铺

【作者简介】 刘震云，河南省延津县人，一九五八

年生。曾当过军人、中学教师，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现为《农民日报》机动记者。

大学期间开始尝试小说创作，并有作品发表。几年来，创作中、短篇小说共三十余篇，较有影响的作品有《栽花的小楼》、《罪人》、《乡村变奏》等。

九年前，我从部队复员，回到了家。用爹的话讲，在外四年，白混了：既没入党，也没提干，除了腮帮上钻出些密麻的胡子，和走时没啥两样。可话说回来，家里也没啥大变化。只是两个弟弟突然蹿得跟我一般高，满脸粉刺，浑身充满儿马的气息。夜里睡觉，爹房里传来叹气声；三个五尺五高的儿子，一下都到了向他娶媳妇的年龄，是够他喝一壶的。那是一九七八年，社会上刚兴高考的第二年，我便想去碰碰运气。爹不同意，说：“兵没当好，学就能考上了？再说……”再说到镇上的中学复习功课，得先交一百元复习费。娘却支持我的想法：“要是万一……”

爹问：“你来时带了多少复员费？”

我答：“一百五。”

爹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：“随你折腾去吧。就你那钱，家里也不要你的，也不给你添。考上了，是你的福气；考不上，也省得落你的埋怨。”

就这样，我来到镇上中学，进了复习班，准备考大学。

复习班，是学校专门为社会上大龄青年考大学办的。进复习班一看，许多人都认识，有的还是四年前中学时的同学，经过一番社会的颠沛流离，现在又聚到一起了。同学相见，倒很亲热。只有一少部分年龄小的，是七七年应届生没考上、又留下复习的。老师把这些人招呼到一块，蹲在操场开了个短会，看看各人的铺盖卷、馍袋，这个复习班就算成立了。轮到复习班需要一个班长，替大家收收作业、管管纪律什么的，老师的眼睛找到我，说我在部队上当过副班长，便让我干。我忙向老师解释，说在部

队干的是饲养班，整天尽喂猪，老师不在意地挥挥手：“凑合了，凑合了……”

接着是分宿舍。男同学一个大房间，女同学一个大房间，还有一个小房间归班长住。由于来复习的人太多，班长的房间也加进去三个人。宿舍分过，大家一齐到旁边生产队的场院上抱麦秸，回来打地铺，铺铺盖卷。男同学宿舍里，为争墙角还吵了架。小房间里，由于我是班长，大家自动把墙角让给了我。到晚上睡觉时，四个人便全熟了。三十多岁的王全，和我曾是中学同学，当年脑筋最笨、功课最差的，现在也不知犯了哪根神经，也来跟着复习；另一个长得挺矮的青年，乳名叫“磨桌”（豫北土话，形容极矮的人），腰里扎一根宽边皮带；还有一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子，绰号叫“耗子”。

大家钻了被窝。由于新聚到一起，都兴奋得睡不着。于是谈各人来复习的动机。王全说：他本不想来凑热闹，都有老婆的人了，还拉扯着俩孩子，上个什么学？可看到地方上风气恁坏，贪官污吏尽吃小鸡，便想来复习；将来一旦考中，混个州府县官啥的，也来治治这些人。“磨桌”说：他不想当官，只是不想割麦子，毒日头底下割来割去，把人整个贼死！小白脸“耗子”手捧一本什么卷毛脏书，凑着铺头的煤油灯看，告诉我们：他是干部子弟（父亲在公社当民政），喜爱文学，不喜欢数理化，本不愿来复习，是父亲逼来的；不过来也好，他追的一个小姑娘悦悦（就是今天操场上最漂亮的那个，辫子上扎蝴蝶结的那个），也来复习，他也跟着来了；这大半年时间，学考上考不上另说，恋爱可一定要谈成！最后轮到我，我说：假如我象王全那样有了老婆，我不来复习；假如我象“耗子”那样正和一个姑娘谈恋爱，也不来复习；正因为一无所有，才来复习。

说完这些话，大家作了总结：还数王全的动机高尚。接着便

睡了。临入梦又说：明儿醒来便是新生活的开始啦。

二

这所中学的所在镇叫塔铺。镇名的由来，是因为镇后村西土坛上，竖着一座歪歪扭扭的砖塔。塔有七层，无顶，说是一位神仙云游至此，无意间袖子拂着塔顶拂掉了。站在无顶的塔头上眺望四方，倒也别有一番情趣。可惜大家都没这心思。学校在塔下边，无院墙，紧靠西边就是玉米地，玉米地西边是条小河。许多男生半夜起来解手，就对着庄稼地乱洩。

开学头一天，上语文课。“铛铛”一阵钟响，教室安静下来。同桌的“耗子”捣捣我的胳膊，指出哪位是他的女朋友悦悦。悦悦坐在第二排，辫子上扎着蝴蝶结，小脸红扑扑的，果然漂亮。“耗子”又让我想法把他和女朋友调到一张桌子上，我点点头。这时老师走上讲台。老师叫马中，四十多岁，胡瓜脸，大家都知道他，出名的小心眼，爱挖苦人。他走上讲台，没有说话，先用两分钟时间仔细打量台下每一位同学。当看到前排坐的是去年没考上的应届生，又留下复习，便点着胡瓜脸，不阴不阳、不冷不热地一笑，道：

“好，好，又来了，又坐在了这里。列位去年没考中，照顾了我今年的饭碗，以后还望列位多多关照。”虽然挖苦的是那帮小弟兄，我们全体都跟着受嘲弄。

接着双手抱拳，向方四举了举。让人哭笑不得。接着仍不讲课，让我拿出花名册点名。每点一个名，同学答一声“到！”马中点一下头。点完名，马中作了总结：“名字起得都不错。”然后才开讲，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：“黔之驴”。这时“耗子”逞能，自恃文学功底好，想露一鼻子，大声念道：“今之驴”。下边一阵哄

笑。我看到悦悦红了脸，知道他们正在恋爱。这时王全又提意见，说没有课本，没有复习资料，马中发了火：“那你们带没带奶妈？”教室安静下来。马中这才拖着长音讲“有好事者船载以入”。课讲到虎驴相斗，教室后边传来鼾声。马中又不讲了，循声寻人。大家的眼睛都跟着他的目光转，发现是坐在后边的“磨桌”伏在水泥板上睡着了。大家以为马中又要发火，马中却泰然站在“磨桌”跟前，看着他睡。“磨桌”猛然惊醒，象受惊的兔子，瞪着惶忪的红眼睛看着老师，很不好意思。马中弯腰站到他面前，安慰他：

“睡吧，睡吧，好好睡。毛主席说过，课讲得不好，允许学生睡觉。”接着，一挺身，“当然，故而，你有睡觉的自由，我也有不讲的自由。我承认，我水平低，配不上列位。我不讲，我不讲还不行吗！”

接着返回讲台，把教案课本夹在胳肢窝下，气冲冲走了。

教室炸了窝。有起哄的，有笑的，有埋怨“磨桌”的。“磨桌”扯着脸解释，他有一个毛病，换一个新地方，得三天睡不着觉，昨天一夜没睡着，就困了。“耗子”说：“你穷毛病还不少！”大家又起哄。我站起来维持秩序，没一个人听。

这时我发现，乱哄哄的教室里，惟有一个人没有参加捣乱，趴在水泥板上认真学习。她是个女生，和悦悦同桌，二十一二年纪，剪发头，对襟红夹袄，正和尚入定一般，看着眼前的书，凝神细声诵读课文。我不禁敬佩，满坑蛤蟆叫，就这一个好学生。

中午吃饭时，“磨桌”情绪很不好，从家中带来的馍袋里，掏出一个窝窝头，还没啃完。到了傍晚，竟在宿舍里，扑到地铺上，“呜呜”哭了起来。我劝他，不听。在旁边伏着身子写什么的“耗子”发了火：“你别他妈在这号丧好不好，我可正写情书呢！”没想到“磨桌”越发收不住，索性大放悲声，号哭起来。我劝劝没结

果，只好走出宿舍，信步走向学校西边的玉米地。出了玉米地，来到河边。

河边落日将尽，一小束水流，被晚霞染得血红，一声不响慢慢淌着。远处河滩上，有一农家姑娘在用篮子收草。我想着自己二十六七年纪，还和这帮孩子厮混，实在没有意思。可想想偌大世界，两拳空空，又岂能自甘萎顿？！只好叹息一声，便往回走。只见那收草姑娘已将一大堆干草收起。仔细一打量，不禁吃了一惊，这姑娘竟是课堂上那独自埋头背书的女同学。我便走过去，打一声招呼。见她五短身材，胖胖的，但脸蛋红中透白，倒也十分耐看。我说她今天课堂表现不错，她不语。又问为什么割草，她脸蛋通红，说家中困难，爹多病，下有二弟一妹，只好割草卖钱，维持学费。我叹息一声，说不容易。她看我一眼，说：

“现在好多着呢。以前家里更不容易。记得有一年，我才十五，跟爹到焦作拉煤。那是年关，到了焦作，车胎放了炮，等找人修好车，已是半夜。我们父女在路上拉车，听到附近村里人放炮过年，心里才不是滋味。现在又来上学，总得好好用心，才对得起大人……”

听了她的话，我默默点点头，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道理。

晚上回到宿舍，“磨桌”已不再哭，在悄悄整理着什么东西。“耗子”就着煤油灯头，又在看那本卷毛脏书，嘴里哼着小曲。估计情书已经发出。这时王全急急忙忙进来，说到处找我找不见。我问什么事，他说我爹来了，来给我送馍，没等上我，便赶夜路回去了。接着把他铺上的一个馍袋交给我。我打开馍袋一看，里面竟是几个麦面卷子。这卷子，在家里过年才吃。我不禁心头一热。又想起河边那个女同学，问王全那人是谁，王全说他认识，是郭村的，叫李爱莲，家里特穷，爹是个酒鬼；为来复习，和爹吵了三架。我默默点点头。这时“耗子”搀和进来，

“怎么，班长看上那丫头了？那就赶紧！我这本书是《情书大全》，可以借你看看。干吧，伙计！抓住机会——过这村没这店儿，吃了这包子可没这馅儿了……”

我愤怒地将馍袋向他头上砸去：“去你妈的！……”

全宿舍的人都吃了一惊。正在沮丧的“磨桌”也抬起头，瞪圆小眼睛看着我。

三

冬天了。教室四处透风，宿舍四处透风。一天到晚，冷得没个存身的地方。不巧又下了一场雪，雪后结冰，天气更冷，夜里睡觉，半夜常常被冻醒。我们宿舍四人，只好将被子合成两床，两人钻一个被窝，分两头睡，叫“打老腾”。教室无火。晚上每人点一个小油灯，趴在水泥板上复习功课。寒风透过墙缝吹来，众灯头乱晃。一排排同学袖着手缩在灯下，影影绰绰，活象庙里的小鬼。隔窗往外看，那座黑黝黝的秃塔在寒风中抖动，似要马上塌下。班里兴了流感，咳嗽声此起彼伏。前排的两个小弟兄终于病倒，发高烧说胡话，只好退学，由家长领回去。

这时我和李爱莲同桌。那是“耗子”提出要和女朋友悦悦同桌，才这样调换的。见天在一起，我们多了些相互了解。我给她讲当兵，在部队里如何喂猪；她给我讲小时候自己爬榆树，一早晨爬了八棵，采榆钱回家做饭。家里妈挺善良，爹脾气不好，爱喝酒，喝醉酒就打人。妈妈怀孕，他还一脚把她从土坡上踢下去，打了几个滚。

学校伙食极差。同学们家庭都不富裕，从家里带些冷窝窝头，在伙上买块咸菜，买一碗糊糊就着吃。舍得花五分钱买一碗白菜汤，算是改善生活。我们宿舍就“耗子”家富裕些，常送些好

饭菜来。但他总是请同桌的女朋友吃，不让我们沾边。偶尔让尝一尝，也只让我和王全尝，不让“磨桌”尝。他和“磨桌”不对劲儿。每到这时，“磨桌”就在一边呆脸，既眼馋，又伤心，很是可怜。自从那次课堂睡觉后，他改邪归正，用功得很，也因此瘦得更加厉害，个头显得更小了。

春天了。柳树吐米芽了。一天晚饭，我在教室吃，李爱莲悄悄推给我一个碗。我低头一看，是几个菜团子，嫩柳叶蒸做的。我感激地看她一眼，急忙尝了尝。竟觉山珍海味一般。我没舍得吃完，留下一个，晚上在宿舍悄悄塞给“磨桌”。但“磨桌”看看我，摇了摇头。他已执意不吃人家的东西。

王全的老婆来了一趟。是个五大三粗的黑脸妇人，厉害得很，进门就点着王全的名字骂，说家里断了炊，两个孩子饿得“嗷嗷”叫，青黄不接的，让他回去找辙。并骂：

“我们娘们在家受苦，你在这享清福，美死你了！”

王全也不答话，只是伸手拉过一根棍子，将她赶出门。两人象孩子一样，在操场上你追我赶，终于将黑脸妇人赶得一蹦一跳地走了。同学们站在操场边笑，王全扭身回了宿舍。

第二天，王全的大孩子又来给王全送馍袋。这时王全拉着那黑孩子，叹了一口气：

“等爸爸考上了，做了大官，也让你和你妈享两天清福！”

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，瘦得皮包骨头的“磨桌”，突然脸蛋红扑扑的。有天晚上，回来得很晚，嘴巴油光光的。问他哪里去了，也不答，倒头便睡。等他睡着，我和王全嘀咕，看样子这小子下馆子了，不然嘴巴怎么油光光的？可钱哪里来呢？这时“耗子”插言：“定是偷了人家东西！”我瞪了“耗子”一眼，大家不再说话。

这秘密终于被我发现了。有天晚自习下课，回到宿舍，又不

见“磨桌”。我便一个人出来，悄悄寻他。四处转了转，不见人影。我到厕所解手，忽然发现厕所墙后有一团火，一闪一灭，犹如鬼火。火前有一人影，伏在地上。天啊，这不是“磨桌”吗！我悄悄过去，发现地上有几张破纸在烧。火里乱爬着几个刚出壳的幼蝉。“磨桌”盯着那火，舌头舔着嘴巴，不时将爬出的蝉重新投到火中。一会儿，火灭了，蝉也不知烧死没有，烧熟没有，“磨桌”满有兴味地一个个捡起往嘴里填。接着就满嘴乱嚼起来。我见此这情状心里不是滋味，不由向后倒退两步，不意弄出了音响。“磨桌”吃了一惊，急忙停止咀嚼，扭头看人。等看清是我，先是害怕，后是尴尬，语无伦次地说：

“班长，你不吃一个，好香啊！”

我没有答话，也没有吃蝉，但我心里，确实涌出了一股辛酸。我打量着他，暗淡的月光下，竟如一匹低矮低矮的小动物。我眼中涌出了泪，上前拉住他，犹如拉住自己的亲兄弟：

“‘磨桌’，咱们回去吧。”

“磨桌”也眼眶盈泪，恳求我：“班长，不要告诉别人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我不告诉。”

“五·一”了，学校要改善生活。萝卜炖肉，五毛钱一份。穷年不穷节，同学们纷纷慷慨地各买一碗，“哧溜哧溜”放声吃，不时喊叫，指点着谁碗里多了一个肉片。我端菜回教室，发现李爱莲独自在课桌前埋头趴着，也不动弹。我猜想她经济又犯紧张，便将那菜吃了两口，推给了她。她抬头看看我，眼圈红了，将那菜接了过去。我既是感动，又有些难过，还无端生出些崇高和想保护谁的念头，便眼中也想涌泪，扭身出了教室。等晚上又去教室，却发现她不见了。

我觉出事情有些蹊跷，便将王全从教室拉出来，问李爱莲出了什么事。王全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听说她爹病了。”

“病得重吗？”

“听说不轻。”

我急忙返回教室，向“耗子”借了自行车，又到学校前的合作社里买了两斤点心，骑向李爱莲的村子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也不知道。

李爱莲的家果然很穷，三间破茅屋，是土垛，歪七扭八；院子里黑洞洞的，只正房有灯光。我喊了一声“李爱莲”，屋里一阵响动，接着帘子挑开，李爱莲出来了。当她看清是我，吃了一惊：

“是你？”

“听说大伯病了，我来看看。”

她眼中露出感激的光。

屋里墙上的灯台里，放着一盏煤油灯，发着昏黄的光。靠墙的床上，躺着一个干瘦如柴的中年人，铺上满是杂乱的麦秸屑。床前围着几个流鼻涕水的孩子；床头站着一个盘着歪歪扭扭发髻的中年妇女，大概是李爱莲的母亲。我一进屋，大伙全把眼光集中到了我身上。我忙解释。

“我是李爱莲的同学。大伙儿知道大伯病了，托我来看看。”接着把那包硬似砖头的点心递给了李爱莲的母亲。

李爱莲母亲这时从发呆中醒过来，忙给我让座：“哎呀，这可真，还买了这么贵的点心。”

李爱莲的父亲也从床上仄起身子，咳嗽着，把桌上的旱烟袋推给我，我忙摆摆手，说不会抽烟。

李爱莲说：“这是我们班长，人心可好了，这……这碗肉菜，还是他买的呢！”

这时我才发现，床头土桌上，放着那碗我吃了一半的肉菜。原来是李爱莲舍不得吃，又端来给病中的父亲。床头前的几个

小师妹，眼巴巴地盯着碗中那几片肉。我不禁又感到一阵辛酸。

坐了一会儿，喝了一碗李爱莲倒的白开水，了解到李爱莲父亲的病情——是因为又喝醉了酒，犯了胃气痛老病。我叮嘱了几句，便起身告辞，向李爱莲说：“我先回去了。你在家呆一夜，明天再去上课。”

这时李爱莲的妈拉住我的手：“难为你了，她大哥。家里穷，也没法给你做点好吃的。”又对李爱莲说，“你现在就跟你大哥回去吧。家里这么多人，不差你侍候，早回去，跟你大哥好好学……”

黑夜茫茫，夜路如蛇。我骑着车，李爱莲坐在后支架上。走了半路，竟是无话。突然，我发现李爱莲在抽抽嗒嗒地呜咽，接着用手抱住了我的腰，把脸贴到我后背上，叫了一声：

“哥……”

我不禁心头一热。眼中涌出了泪。“坐好，别摔下来。”我说。我暗自发狠心：我今年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考上。

四

离高考剩两个月了。这时传来一个消息，说高考还考世界地理。学校原以为只考中国地理，没想到临到头还考世界地理。大家一下都着了慌。这时同学的精神，都已是强弩之末。王全闹失眠，成夜睡不着。“磨桌”脑仁疼，一见课本就眼睛发花。大家乱骂，埋怨学校打听不清，说这罪不是人受的。更大的问题还在于，大家都没有世界地理的复习资料。于是掀起一个寻找复习资料的热潮。一片混乱中，唯独“耗子”乐哈哈的。他恋爱的进程，据说已快到了春耕播种的季节。

这样闹腾了几日，有的同学找到了复习资料，有的没有找

到。离高考近了，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，找到资料的，对没找到的保密，唯恐在高考中，多一个竞争对手。我们宿舍，就“磨桌”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卷毛发黄的《世界地理》。但他矢口否认，一个人藏到学校土岗后乱背，就象当初偷偷烧蝉吃一样。我和王全没辙，李爱莲也没辙，于是都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这时我爹送来馍，见我满脸发黄，神魂不定，问是什么事，我简单给他讲了，没想到他双手一拍：

“你表姑家的大孩子，在汲县师范教书，说不定他那儿有呢！”

我也忽然想起这个茬儿，不由高兴起来。爹站起身，刹刹腰里的蓝布，自告奋勇要立即走汲县。

我说：“还是先回家告诉妈一声，免得她着急。”

爹说：“什么时候了，还顾那么多！”

我说：“可您不会骑车呀！来回一百八十里呢！”

爹满有信心地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一天一夜走过二百三。”说完，一撅一撅动了身。我忙追上去，把馍袋塞给他。他看着我，被胡茬包围的嘴笑了笑，从里边掏出四个馍，说：“放心。我明天晚上准赶回来。”我眼中不禁冒出了泪。

晚上上自习，我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李爱莲。她也很高兴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和李爱莲分别悄悄溜出了学校，在后岗集合，然后走了二里路，到村口的大路上去接爹。一开始有说有笑的，后来天色苍茫，大路尽头不见人影，只附近有个拾粪的老头，又不禁失望起来。李爱莲安慰我：

“说不定是大伯腿脚不好，走得慢了。”

我说：“要万一没找到复习资料呢？”

于是两个人不说话，又等。一直等到月牙儿偏西，知道再等也无望了，便沮丧地向回走。但约定第二天五更再来这集合等待。